

著 祈祷君

木兰

MULAN
WUZHANGXIONG

无长兄

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晋江文学网金榜排名第一
热血+言情 史上最强IP 备受期待
影视作品及游戏即将面世
且看大龄女青年，如何叱咤战场……

著 祈祷君

① 木兰

MULAN
MUZHANGXIANG

无长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兰无长兄. 1 / 祈祷君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500-1614-9

I. ①木… II. ①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99635号

木兰无长兄. 1

祈祷君 著

| | |
|------|------------------------|
| 出版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刘云 |
| 特约编辑 | 钱丽 |
| 封面绘图 | 长阳 |
| 卡片绘图 | ARIA |
|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
| 版式设计 | 段文婷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址 |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
| 邮编 | 330008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 670mm×970mm 1/16 印张 17 |
| 版次 | 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数 | 260千字 |
| 书号 | ISBN 978-7-5500-1614-9 |
| 定价 | 29.8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5-4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楔子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病房里，一身警服的贺穆君红着眼眶，哽咽着追问面前的大夫。

“被捕兽的电网击中，没有立刻死亡，已经是万幸。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发生……”

被追问的大夫连自己都没什么底气地安慰着，同时心中惋惜：听说是个很厉害的法医，上山验尸才发生了这种事，真是可惜了……

直到走出重症监护室，贺穆君依旧不能接受自己的妹妹突然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了。

他们一家皆在警界，向来以惩奸除恶为己任，为何会遭此横祸？如果是因公殉职也就算了，可被乡人在山野里私自偷拉捕猎的电网电到……

贺穆君失魂落魄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觉得自己在那个充满死气的房间里一刻也待不下去。

父亲还不知道穆兰的情况，他也不敢讲。自从十年前父亲缉毒惹到毒枭，母亲因此被害后，父亲已经再也接受不了任何亲人的意外，妹妹之所以去当法医而不是警察，也是为了能够更安全一点。

可……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贺穆君像是游魂一样轻喃。

“嘿，这位警官，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就看你敢不敢赌了。”

谁？！

贺穆君立刻警醒，反射性地扭过身侧之人的手臂按在墙上。

“痛痛痛痛……知道你是警察，可也不能这么敏感啊！放手！放手！”被按住的老者不停呼痛，“还想不想救你妹妹！”

“想啊。抱歉。”贺穆君松开手，抹了把脸，“您是谁？”

“我姓寇，你可以喊我寇博士。小伙子，想救你妹妹，跟我走。”

科研人员打扮的老者指引着贺穆君，从医院的住院部出去，一直到科研所顶楼，方才停下脚步。

“这是……”贺穆君望着面前的庞然大物，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是脑电波刺激仪。”寇博士骄傲地介绍，“人的肉体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但那不代表其他部分做不到。脑部是人类身体中最神秘的地方，至今人类对它的开发还是微乎其微。而这部脑电波刺激仪，可以对患者的脑电波进行捕捉，并且进行增幅。”

“……我不明白。”警校生毕业的贺穆君确实不明白，“这似乎不像是恢复植物人状态的医疗仪器。”听起来真像是黑科技，这玩意儿真的能救妹妹吗？

“它当然不是医疗仪器！它是一部时光机！”寇博士满脸狂热，“你相信时光会倒流吗？你相信人能穿越时空吗？！可是至今的科技还无法超越光速！”

贺穆君：……

“人不能超越光速，除了技术的壁垒，还有人体承受能力的限制。可是如果进行光速的是一束思想呢？是一段脑电波呢？如果捕捉到游离在外的脑电波进行加速，那作为脑电波存在的载体，肉体上又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记得自己脑电波的这段旅程？这是多么伟大的科技！”

寇博士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发现没有回应，寇博士看了眼已经瞠目结舌的贺穆君，似乎觉得自己太过高亢的情绪吓到他了，连忙收敛了一点。

“游离在外的脑电波？听起来怎么……”贺穆君咽了口唾沫。

有些不祥啊。

“啊，通常意义上，人们会称‘游离在外的脑电波’为‘鬼魂’。像是你妹妹这样几乎是植物人的‘脑电波’，因为没有离开身体范围，好像被某些玄学人士称为‘生魂’……”

“什么？！我妹妹还没死！”

“当然，当然，我们是科学家，不是玄学家，自然不会认为那是已经死亡的状态。我们认为即使是植物人，脑部还是有着深层次的意识。一旦仪器进行正常工作，脑电波会复苏，一旦脑部开始重新工作，身体也就会从植物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寇博士平静了下来，“只要你愿意尝试，你妹妹最差不过就是维持原样。因为加速脑电波的过程对肉体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仪器这么玄妙，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脑电波刺激仪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捕捉脑电波的对象必须是刚刚陷入深度昏迷状态，正常人无法接受脑电波增幅的刺激。这需要大量的志愿者进行试验，但刚刚陷入深度昏迷的人并不常见，而且还需要家属的同意，所以我们科研组才设在医院，目的就是希望能最快地找到志愿者。”

寇博士叹了口气，像是抚摸自己心爱的孩子那样抚摸着面前的治疗舱。

“一旦真的成功，它将是划时代的奇迹。想象一下吧，如果思想能进行时空穿梭，你就能亲眼见到古代的先贤哲人是如何生活的，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轨迹，纠正史书中的错误……”

“那些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妹妹有可能清醒！”贺穆君想着妹妹如今濒死的局面，咬牙点头，“我愿意让她试试！”

“太好了，请问你妹妹最欣赏的英雄是谁？”

“……花木兰。”

“花木兰啊……”寇博士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那就是北魏年间了。”

【第1章】

“花家的，不是我说，刘家的儿子虽然是续弦，但他家世清白，两个孩子年纪也小，现在养也养得熟，再说你家木兰……”媒人顿了顿，“要不是你家女儿是个英雄，刘家也不会同意哇！”

袁氏被媒人的“顿了一顿”弄得有些尴尬，但她性格温婉，说直白点就是懦弱，既没有辩驳也没有恼羞成怒，反倒附和着说：“你说得是，这刘家听起来不错，不过……”

“不过什么？就算木兰曾经在军中当过女将军，成亲这种事也和常人一样吧。她都三十好几了，如今不找个终身，以后岂不是连送终的人都没有？”

“话是这么说，不过……”

“不过，到底好不好，也要去看了才知道。”

一道好听的磁性嗓音响起，同时，麻布制成的门帘被掀开，一个穿着长裤踩着长靴，腰系带扣，头戴鲜卑皮帽的男子走了出来。

“你怎么出来了！”袁氏吃了一惊。

那媒人惯于在乡间说媒，见到这男子一身打扮就知道是鲜卑人。大魏只有胡人衣服是左衽的，汉人则是右衽，一望便知。能戴皮冠表明地位不低，汉人不会戴这个，她惊得赶紧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对他行礼。

这里是梁郡虞城的乡间，不是王都平城，也不是北面屯兵的几个州府，鲜卑人见得少。花家刚从朔方郡搬来时，还曾轰动过一时。此时又见到一个鲜卑男子，自然是要多看几眼的。

“堂妹的婚事，怎么能就这么随便定下！她征战十二载，辞了高官不受，难道就是为了回来被随便配掉吗？”穆兰朝袁氏挤了挤眼，扬着下巴对那媒人吩咐道，“你带路，我去那刘家看一看，若是好，我们就接着往下说；若是不

好，此事就罢了。”

“可……可哪里有女方家兄弟去男方家看……”媒人眉头蹙起，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之前就听说这花木兰有一个极其厉害的鲜卑堂兄，骂跑了不少媒人，如今一见，长得倒是不凶，怎么周身的气派这么吓人呢！

“鲜卑女儿不似汉家姑娘，王婆子，前面带路。”穆兰指了指门口，以不容拒绝的气势逼着媒婆带她往刘家去了。

一脸惊惶无措的袁氏倚着门柱看着二女儿花木兰又跟着媒婆走了，连一头撞墙上的心都有。

她她她……她又穿着男装刁难人去了！

她还不想嫁了！

刘集乡的乡间小路上，身高七尺有余，穿着一身男装的贺穆兰跟在身材矮小的王婆子身后，愤愤腹诽：谁想嫁人！就这么短的时间，都说三回亲了！这是女英雄该有的待遇吗？都赶上她在现代被当作圣斗士逼婚的遭遇了！好吧，花木兰在这古代确实算是大龄女圣斗士，搁普通人家里也许都当奶奶了，可是再怎么年纪大，也不至于这么糟蹋人吧？

上上次，同乡四十岁杀猪的大户，有钱倒是真有钱，只是她去看了看，左右四邻问了下，家里居然有妾，而且打老婆孩子，前任妻子是被打死的，想找个打不死的来做媳妇。

他是哪里来的自信配得上花木兰？就不怕被花木兰打死吗？

还有上次，说是良家子，祖上也是当官人家，因为家里活不下去愿意入赘，结果她去一打听，哪里是活不下去，明明是和乡里的无赖搞断袖被人发现，家里人急着把他打出去遮丑！

花木兰要是想找断袖，当年军营里难道没有吗？！

她真该感激这里的民风淳朴，老百姓只要听到是来问亲事的，都不愿意让好好的女儿家跳火坑，有啥说啥绝不隐瞒。要搁她来的那时代，各家自扫门前雪，谁知道对面住的是什么人家的，知道也不敢提，要真是那样，花木兰连是不是火坑都不知道！

这次这个要娶花木兰当续弦的，不会也是个不靠谱吧？

贺穆兰无语看苍天，觉得自己保卫“偶像”之路任重道远。

贺穆兰原本是N市一名女法医，隶属于N市公安局的刑侦队，今年二十八岁，未婚，也是在现代被屡屡逼婚的大龄女青年一个。

和花木兰的情况不同，她是“解剖”过的死人太多没男人要，而花木兰是“杀过”的人太多，也没人敢娶。

她的好友顾卿曾经笑话过她，不行找个同行，晚上还能一起讨论人体结构。问题是连同行也看不上她，人家喜欢个子娇小性格软萌的。

她刚过来时，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只觉得这家人说不出的古怪。

这当娘的不像是娘倒像是小媳妇；当爹的双腿不良于行见到她就长吁短叹；姐姐听说是远嫁，不是重大事情不回家；有个小弟一见她就跟见领导似的，就差没跪地亲迎躬身请走了。

好在她脑袋里留下了不少原本主人的记忆碎片，她花了好几天理清了一些回忆，这一理清，顿时惊得魂都跑了一半！

她竟成了花木兰！

“唧唧复唧唧”的花木兰啊！

她从小偶像，因为名字被打趣了二十八年的原主！

此时是北魏初年，鲜卑族尚未被孝文帝下令汉化，有语言而无文字的鲜卑人说鲜卑话，写汉字。而汉字音译的部分较多，所以木兰这个姑娘姓花也好，姓贺也行，说姓荷兰都成。

花木兰的祖上原本所在的部族是贺赖氏，花木兰的祖上是贺赖氏的仆人，后来得了自由，为了和主人家的“贺赖”区分，汉姓记录为册时便改成了汉字的“花”姓。

此时正是后世被称为魏太武帝的拓跋焘当皇帝，虽然鲜卑还没有进行全盘汉化，但民间已经没有那么壁垒分明了，鲜卑人和汉人联姻的少，但鲜卑的军户娶汉女却是寻常，花木兰的母亲袁氏就是这么嫁给她爹的。

以上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她不是“唧唧复唧唧”的花木兰，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后的花木兰啊！

已经谢绝天子授官的好意，解甲归田了的花木兰！

除了一些黄金布帛做奖赏，什么都没有啊！

李将军呢？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的刘大哥呢？

最不济还有“出门见火伴”的“火伴”们呢！

都……去……哪……里……了！

果然小说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吗？

果然解甲归田的花木兰连乡间的乡亲们都不待见嘛！！

说她是杀人狂啊！

说她是丑八怪啊！

说她在军营里和男人睡了十二年不要脸啊！

说她是鲜卑女子所以身高八尺虎背熊腰满脸胡须啊！

……

身高八尺虎背熊腰满脸胡须的是鲜卑女子吗？

是鲜卑大汉吧？！

不过也多亏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传闻，贺穆兰得以穿着她昔日的衣衫满乡间跑，没什么人把她和“虎背熊腰”的花木兰联系起来。毕竟这具身体虽然长得挺高，都过一米七了，但身材挺拔颀长，和虎背熊腰完全扯不上关系。

花木兰家原本在朔方郡屯田做军户，因为花木兰代父从军家里少了个女儿，总有些闲言碎语出来，花父怕出事，等天子亲征南方，南方大片被攻克的土地需要军户去屯田的时候，花家就迁到了南边的梁郡，一住就是七八年。

梁郡乡野间的人家只知“花木兰”其名，没有多少人知道花木兰长什么样，这给了贺穆兰不少方便。她常借着也在军中的堂兄“花克虎”的名字，频频出去走动，借以了解此地的风土人情。

花母袁氏温厚，花父心中对女儿有愧，也很少置喙，弟弟更是她说什么都是好好好，所以她算是比较幸运的，可以到处跑。

若不是如此，就算贺穆兰再开朗乐观，也要活活被闷死了。

如今，自己成了大龄女青年·花家虎背熊腰杀人狂·身家丰厚的花木兰，贺穆兰表示压力太大。

继晚上没床睡不好、没有椅子坐、饭菜像是没佐料一般，每天上厕所都生不如死等众多简直让人足以咬舌自尽重来一次的问题之后，贺穆兰迎来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

花木兰三十二了，大龄得太过分。花木兰的阿母开始到处找媒人给自家女儿说亲，阿爷也开始托人在鲜卑的族人里找合适的对象。

换句话说，花木兰被逼亲了。

【第2章】

贺穆兰有时候都怀疑花木兰是不是被刺激得太厉害而消失的。

从手握上万兵马指挥权的虎威将军，到回到乡里要靠相亲才能嫁出去的老女人，换成是她，她也受不了这个心理落差。

尤其她翻看这位“花将军”的生平，那真真算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不但性格坚毅刚强，而且在军中也有极高的威望。

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同袍们大多已经娶妻生子，而她也有自己的自尊，不愿意将回乡后的情况告诉他们。以花木兰的性格，应该是自己默默承受所有的非议，不去麻烦别人吧。毕竟，这是她想要的不再杀人的生活。

可就算如此，如今她只是替代花木兰生活了一阵子，心里都有太多的不平，直接遭遇了这一切的花木兰，真的强大到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那些她昔日的同袍，知道她在乡里过成这样，又会如何想呢？

她梦寐以求的和平生活，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被乡人传成怪物一般，得到的赏田和布帛被人覬觐，甚至连孤老终身都成了一种罪过，花木兰会难过吗？

贺穆兰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

从营郭乡到刘集乡，贺穆兰和王婆子走了一个多时辰。

贺穆兰不禁好奇这求亲的刘家郎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居然跑到隔壁的乡里找这么个“虎背熊腰”的花木兰做续弦，而且还以家中所有财产作为彩礼。

刘家郎住在刘家集的东边，沿着小路片刻就到，贺穆兰看了看四周的田地，还有未收割的庄稼枯死在里面，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懒蛋？手脚残废？

到了刘家大屋，还隔着老远，贺穆兰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叫喊声从几道篱笆墙后传出来，那声音仓皇失措，还带着隐隐的哭音。

“杀人啦！杀人啦！”

“花家大郎，今日似是不巧，我们还是改日……”王婆子脚步一停，就想拉着“花克虎”走。

贺穆兰挑了挑眉。她正想看看这刘家郎到底什么人，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于是反过来扯着王婆子往里走。

刘家门口有几个拿着棍棒的壮丁守着篱笆门。他们见到一个鲜卑男人走了进来，先是一慌，而后叫唤了起来：“刘家处理家事，闲人退避！天子有令，鲜卑人无故不得惊扰汉人！”

“谁管你处理什么家事，我就看看热闹。”贺穆兰伸头往里面看去。

这地方的大多数人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饮食结构问题，男女长得都不高，男人一米七已经算是“大汉”，寻常都在一米六五左右。花木兰的个子在男人中都算中等偏上的，在这些“壮汉”面前也毫不逊色。

此时她站在篱笆外，将里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看，贺穆兰决不能忍！

里面有个一脸横肉的男人拽着个年约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准备用棍棒打他！

一个身体瘦弱的男人被捆在房前的大树上，眼睁睁地看着小孩从屋里被拖了出来。

“住手！”

“说了你不能进去！”

守门的人见贺穆兰要往里面闯，提起棍棒向她敲来。王婆子见势不妙，立刻跑了。

贺穆兰伸手抓住那男子的手腕，微微一用力，挥棒男人发出刺耳凄厉的惨叫声之后跪倒在地。她将那男子抛掷到一边，轻轻一拉篱笆门，整个篱笆门就像是被头牛拉过一样倾倒了，她冲进院子里，一把抱起那个已经被揍了几下的小男孩。

横肉男扫了一眼贺穆兰，转头瞪向被绑的瘦弱男人：“听说你想要娶隔壁乡里那位女将军为妻，现在看来倒像是真的？怎么，为了对付我，你情愿娶……娶……”他看了一眼目光不善的贺穆兰，把“母大虫”的话咽了下去。“我今儿就告诉你，娶谁来都没用！我有地契，这屋子就是我的，你趁早给我滚出去！”

贺穆兰抱着那吓坏了的小男孩，心里大概知道了是什么事。民间争斗就两种，要么为财，要么为情，这横肉男怕是得了地契，要霸占人家房子。

她虽然同情被绑着的男人，但这属于民间纠纷，她既不是乡长里长，又不是官府衙门，管不了也管不着，能护住他家孩子不挨打，已经算是义举了。

贺穆兰瞪着眼，上下打量横肉男，觉得相由心生这句话一点不假：“我今

日找他有事，你要解决恩怨，改日再来。竖子无辜，你欺负小孩算什么！”

“这小孩差点一把火把我家烧了，我打他几下怎么了！若是我家孩子被烧死，今日就该要他命了！”横肉男冷哼一声，完全没有惧怕的样子。

贺穆兰看了看怀中的小孩，不敢相信看起来这么懦弱的孩子能干出这种事。

孩子神情惊慌，使劲把脑袋往她怀里钻。他满脸鼻涕眼泪，这么一扭二扭地，糊得她前襟到处都是，让她一阵烦躁。

果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她就是没法子喜欢小孩。真不知道顾卿怎么忍受得了每天被孩子包围的日子。

贺穆兰抱着孩子走到大树旁，把孩子放下，伸手轻松地拽断了捆着刘家郎的麻绳。绳子断裂时发出的“嘎吱”声听得横肉男一阵牙疼，再看一起来的伙伙在门前捂着手腕惨叫的样子，终是不甘地离开了。

他是汉人，即使有理，也不敢和鲜卑的军户斗。

大魏六大军镇里戍防的将士不是鲜卑贵族的旧仆，就是中原汉人的宗室子弟，听说那花木兰的父亲就是从怀朔郡迁来的军户，这男人不知什么来历，身手又如此了得，不是他能对付的。识时务为俊杰，反正刘家又跑不掉。

贺穆兰冷眼看着横肉男带着几个同伴走了。这世上就是欺善怕恶，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依然。

她该庆幸自己穿成了力大无比武艺精湛的花木兰，而且还继承了身体的记忆，否则即使她想多管闲事，也没有这个本事。

贺穆兰救下了刘家老小，自是得到了他们的千恩万谢，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

刘家郎是刘家的独子，母亲在他九岁时去世，父亲没有再娶，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后来得了恶疾，花了不少钱医治，但最后还是去了。

因为他要伺候老父治病，实在无力耕种自家田地，便把田地租借给同乡同姓的族人，也就是横肉男耕种，出产他八自家二，另定的租金也不高，但维持生活够了。

后来，父亲过世，他要去收回田地，却发现契约从租借变成了“出售”，也没有什么租金一说，竟是一纸买卖文书。

他自是不干，带着家中亲戚数次去闹，横肉男早有预备，家中也有帮手，两家争斗过几次，刘家郎斗不过横肉男，自家妻子受不了整日里这般争闹跑了，他便带着两个孩子，找乡老告状，希望能收回家中的田地。

只是横肉男契约手续都全，他爹当年到底定的究竟是什么契约谁也不知道，中人也早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乡里人帮了刘家郎几次，结果被打伤了不少人，却没看到此事有一点眉目，后来也就不再相帮了。

“所以说，你爹不识字，你不识字，你全家都不识字？”

贺穆兰立在院中，看了看他身边的一双儿女。吃了这般大亏，还不让孩子们识字？竟养得自家儿子去别人家放火的地步？

“我们平民，识字无用……”刘家郎苦着脸说，“我们又不是高门大户，识字又做不了官，还要花费许多，和官家大族不能比的。”

此时还没有科举，平民识字还真没有用。

连字都不认得就随便立契约，吃了亏就想着用武力找场子，怕是知道对方有契约在手告也没用，结果武力也比不上人家。

贺穆兰了然地点点头：“所以，你想娶我堂妹为妻，是因为她……比较能打？”她不得不这么想。

“并非如此！我只是觉得，性格刚强的女人，应该不会被他家吓到。若是我出去伸冤，我这一双儿女放在她身边，我也能安心。”

……

还不如能打呢。

搞了半天，想娶花木兰镇宅的是吧？！

【第3章】

贺穆兰弄清楚这刘家郎一家是什么人，就施施然地往家走了。她并不准备管这个闲事，也不觉得自己能管得了。

她和好友顾卿不同，顾卿是个医生，从小就爱心过剩，性格开朗乐于助人；而她也许是因为全家都是警察，后来又当了法医，对世上的事情，很少以“非黑即白”来看待。

横肉男虽然可恶，但刘家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出了事，刘家郎没有选择报官，而是找乡老做主私下解决，行不通了又想“牺牲自己”娶个“没人要的女人”回来镇宅，贺穆兰不能接受。

花木兰不是这样的人，贺穆兰也不是这样的人。

贺穆兰去刘家集时心情沉重，回营郭乡时却很轻松。

她有很好的理由来堵花母欲言又止的嘴了，怎能不轻松呢？

步行两个多小时对于过去的贺穆兰来说，简直是一项折磨，可自她进入这具身子以来，只觉得体力充沛，连续走上两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再联想到花木兰脚底厚厚的茧子，贺穆兰便知道她以前在军营里的训练是多么艰苦。

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父亲弟弟能做到这样，是值得敬佩的。

贺穆兰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她独住的砖房黑乎乎的，隔壁的大房子则点着灯火，升起炊烟，母亲袁氏站在门口，翘首盼望。

此时贺穆兰感受到的不是温情，而是一种压迫感。她竟有返身一头扎进黑暗，不敢再往前的感觉。

这场景不正和她每次跟相亲对象相看两相厌，回家后她妈站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情况一样嘛！

都往前跑了一千五百年了，还是逃不过逼婚的悲催命运！

咳咳咳，接下来她会说……

“XXX怎么样？相处得如何？”

“刘家郎怎么样？你们相处得如何？”袁氏看到以“小碎步”的姿势走到门口的贺穆兰，心中大概已经知道了结局，但还是忍不住期待地问出声。

“他家地都被人骗走了，儿子去别人家放火，被人报复，刘家郎被捆在树上叫救命，王婆子跑了，我把他们父子救了下来。”贺穆兰面无表情地说着今日的荒唐遭遇，“他们家看我比较能打，想让我嫁过去看家护院的。”

她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条大黄狗，而不是花木兰。

“哎……他家愿意出十亩良田三匹布做彩礼呢。倒不是图他的钱，只是王婆子说他钦佩你的德行，愿意散尽家财娶你，家中又有了儿女……”袁氏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要在门口说话，先进来吃饭吧。”花父拄着两根拐杖，从厅里慢慢挪移了过来。

袁氏从来不逆着花父，听到后便唤贺穆兰进来吃饭。

弟弟花木托比花木兰小八岁，花木兰从军时，他才十岁。等花木兰返家，他已经成家立业，娶了同为军户家的女儿为妻，如今是他带着父母过活。

花木兰从军后，生怕自己的身份给家里带来祸患，所以从没有回过家，也没有给家里带过东西。有时候她想，若是真战死沙场，找不到能送回遗物的地方，也许反倒是最好的。

她回乡后，先是和爹娘弟弟同住，但弟弟已经娶亲，她作为未出嫁的姑子在家里毕竟不方便，便取了皇帝赏赐的布帛请乡人在隔壁又盖了一间大屋自己居住。

贺穆兰来的时候，屋子只建了一半，所以占了个便宜，得以把房子按照自己的意思改造了下，好歹有了像样的住处。

花木兰的弟媳姓屋引，是鲜卑和汉人的混血，她的爷爷是鲜卑人，祖母和母亲都是汉人，汉姓是房氏。贺穆兰敏感地发觉这个弟妹并不喜欢自己，不过她觉得，若自己换到房氏的位置，怕是也不会欢迎自己。毕竟花木兰一回乡，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动。

花木兰自己是会做饭的，但花父花母不许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吃饭；而贺穆兰干脆连做饭都不会，所以她一日三餐都在弟弟家蹭。

花木兰并不缺钱，皇帝赏赐了不少金子和布帛。北魏初期没有货币，铜钱之类只在南方郡县小范围流通，大部分地方都是以布帛谷物交易。汉人之间交易贵重物品都是用金子。在乡间，布是和钱一样的硬通货，她就给弟弟妹妹一些布帛，平日里的粮食也是她买，只有睡觉是回自己的大屋。

因为今日走了许多远路，贺穆兰觉得身上汗津津的，就和花木托说了自己想要洗澡，花木托立刻二话不说给姐姐烧水去了。

贺穆兰一回身，看到房氏看向自己的眼神更阴郁了，只能无奈地笑了笑，缓步走到花父屋子里坐会儿，顺便等水烧好后提回去。

这个时代男女大防并不重，对女人在礼教上也没那么苛刻，袁氏性格温良顺从，纯粹是天性使然。也是因为这个性格，相貌并不出众的袁氏被花木兰的父亲花弧娶了回去，夫妻也算恩爱几十载。

花家三个孩子都长得不漂亮，花家大姐长相随母亲，典型的汉人模样；花木兰高额深目高鼻梁，长得英气但不柔美；花木托长得像父亲，头发微黄，只是身材瘦长，天性木讷，话特别少，和花木兰说话也是恭恭敬敬的。有时候贺穆兰真不知道该如何和这个“弟弟”相处。

“木兰，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上次那个卫长，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孩子也小……”袁氏虽然知道女儿肯定不乐意听，但还是提了出来。

“阿母，没有孩子也很好。”贺穆兰叹了口气，若不是等热水，房氏又老是对她拉着脸，她根本不想进父母的房间。

袁氏那么赞同她嫁给有孩子的人家做续弦而不是找个人入赘，是因为她不

具备生孩子的能力。

在现代时，贺穆兰也曾和许多人一般好奇花木兰在军营里是怎么瞒过大姨妈的，毕竟古代没有卫生巾，而校场操练也不会因为你“例假”了就让你空缺。

而真相是，花木兰就没有“癸水”这种东西。

鲜卑女子一般在天癸初至以后定亲，花木兰在家中待嫁到十八岁，也没有等来癸水，倒是等来了天子大点兵，征召军户讨伐柔然的军帖。

袁氏跪坐在地上，苦口婆心地说着女人要没有子嗣晚年会多苦，可怜贺穆兰也跪坐在地上，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里没有坐具，全是坐在地上啊！平民家里就没有几件家具啊！她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床”时，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这哪里是床！明明就是躺椅！

不，这么小连躺椅都算不上！就是个大马扎！

贺穆兰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觉得又别扭又难过，不停地将身子的重心从左边移到右边，再从右边移到左边。

袁氏还在唠唠叨叨，一直注意着女儿神色的花父却注意到了，开口相问：“木兰啊，你是不是……内急？”

贺穆兰点头如捣蒜，立刻告罪起身走出了屋子。

呼！还是她新砌的房子好，至少里面弄出了个炕床。

“阿姊，水烧好了。”小弟擦着汗，跑出屋子喊了声。

贺穆兰精神一振，三两步跑去灶房，先谢过花弟的体贴，然后一手提起一个装满热水的大桶，如释重负般往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虽然看了无数次了，可房氏每次见到这个场景还是害怕得全身发抖。哪有人会把成年男人用挑才能挑起来的两个大桶一手一个提走的，而且提得毫不吃力！她家这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姑子一定是个怪物！

【第4章】

屋引家的这个女儿对花木兰是又敬又怕又厌恶。

她虽然不是纯粹的鲜卑女，但由于鲜卑男多女少，女子地位尊崇，依然还是有不少追求者。房家在众人家里选中同是军户的花家，是因为花家一家四